

CHONGQING CHUBANSHE



东欧文学丛书

密茨凯维奇

林洪亮 著



东欧文学丛书

密茨凯维奇

林洪亮 著

重庆出版社

MICKAKIWEIQI

责任编辑 朱荣瑚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聂丹英

5/18

林洪亮 著
密茨凯维奇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9.375 插页4 字数311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66-1334-2/I·246

定价: 6.70元

内 容 简 介

蜚声世界诗坛的巨擘密茨凯维奇，是鲁迅先生曾经大力推崇的一位波兰爱国诗人。他的诗歌，不仅对波兰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其他国家的诗歌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亦享有崇高的声誉。

本书是由我国学者撰写的研究密氏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作者在占有大量翔实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当时波兰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条件，对密茨凯维奇作为民族解放运动革命家的一生和作为爱国诗人的创作发展道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述，特别是对他的代表作《先人祭》（第三部）和《塔杜施先生》，作了颇有创见的详尽分析。既高度评价了诗人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他的诗歌的独特风格与重要意义，又不隐讳他的唯心主义宗教神秘观点。其论述缜密稳重，评价公允求实，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工作者全面了解密氏和深入研究密氏，提供了诸多的裨益。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遭受过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和统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和占领；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过巨大成就，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曲折。

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又是社会和时代

的反映。东欧各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后来虽然遭受了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但随着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东欧文学也相继繁荣起来，其独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民族解放斗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繁荣又推动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19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和作家：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捷克的马哈、聂姆曹娃、聂鲁达，匈牙利的裴多菲、约卡伊、米克沙特，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保加利亚的波特夫、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兹马伊等。20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采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放异彩，除现实主义文学外，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文学相继出现，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崛起。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和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

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50年代前后（除南斯拉夫外），曾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大大扩大了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尖锐的政治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歌、小说，又有对社会上种种的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对过去错误进行反思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也打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文坛的局面，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去反映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有的采用怪诞、魔幻或者象征、隐喻等手法。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并得到了

欧、美文学界的好评。

文学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接近、了解和增进友谊的桥梁。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先驱们，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过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反抗的呐喊文学，并亲自翻译了东欧作家的作品，还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我国和东欧各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东欧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东欧各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以及东欧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也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经验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特编选、出版这套“东欧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由著作和翻译作品组成，著作包括东欧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评论专著，由我国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而成；翻译作品以小说为主，着重介绍东欧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著佳篇，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读者有所裨益，并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指教。

密茨凯维奇永远

活在我们中间

(代序)

戈 宝 权

波兰伟大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名字，早在20世纪初叶就传到我国，而鲁迅就是最初介绍过他的人^①。他在1929年8月还曾这样写道：

“A. Mickiewicz(亚·密茨凯维奇,1798—1855)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②，也即指此而言。

在波兰众多的诗人和作家当中，密茨凯维奇是我最为崇敬和热爱的。当我最初接触到波兰文学时，最先知道的就正是密茨凯维奇的名字。多少年来，这个光辉的名字对于我是那么亲切：我阅读过他的不少作品，试译过他的某些诗歌，研

① 密茨凯维奇的名字，鲁迅最初译为密克威支，后孙用改译为密茨凯维支，现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的条目，统用密茨凯维奇。

② 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7卷第185页。

究过他的生平传记。当现在展阅林洪亮同志撰写的《密茨凯维奇》时，多少难忘的往事又重新涌现心头。

记得那还是四十年代后期的事，我在研究与翻译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诗歌作品和编辑《普希金文集》时，就知道普希金曾经怀过极大的热情讲起密茨凯维奇：“Quel génie! quel feu sacré! que suis-je auprès de lui?”^①。普希金在1834年还写了《他曾经生活在我们中间》那首名诗，回忆这位伟大的波兰诗人。我也常想起俄国画家米亚索耶多夫的那幅题名为《在季娜伊达·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客厅里》的名画，在这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油画上，1824到1829年间被流放在俄国的波兰年轻诗人密茨凯维奇，站在坐满了诗人和作家的桌旁（其中有1826年10月他在莫斯科认识的普希金），伸展开双臂，向他的莫斯科的朋友们朗诵他的即兴诗歌作品。

还记得那是1949年的4月，在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第一次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途中，经过西乌克兰的古老的里沃夫城。就在这个城市里，我走过了耸立着密茨凯维奇的铜像和用

① 原文为法语，意译为“这是位多么了不起的天才！多么神圣的火焰！我怎么能比得上他？”见密茨凯维奇的朋友奥迪涅茨在1829年5月写给科尔萨克的一封信。

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也就在这个城市里，我买到了并最初读到了他那迷人的《克里米亚十四行诗》。

我又记得那是1950年的11月，当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波兰的首都华沙开幕，和平鸽的标志贴满了全城，我初次访问了这个久所向往的从废墟中复兴起来的永不屈服的都市。我当时住在距离旧城不远和带着古风的克拉科夫城郊大街的“布里斯托尔”饭店里。饭店的近旁就正好是密茨凯维奇的铜像，我差不多每天都要从他的铜像前面走过，或者就逗留在铜像的近旁。过了几天，我到了波兰的古都克拉科夫，在瓦维尔官堡的地下墓室里，我又凭吊了在石棺里长眠的密茨凯维奇，他的石棺和波兰另一位大诗人斯沃瓦茨基的石棺是并排着的。

1955年5月底，我访问了苏联立陶宛共和国的首都维尔纽斯，这个在过去称为维尔诺的城市，同密茨凯维奇的生活和创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立陶宛的名诗人文茨洛瓦陪同我漫游了旧城，我们先到了那条狭窄而又幽静的古堡巷，在这条小巷里，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密茨凯维奇在1822年曾经住过的房子。我们走进了古老的维尔纽斯大学，密茨凯维奇在1815年到1819年曾在这里读过书，在墙壁上长满了长春藤和地面上盖满了青苔

的寂静的院子里，我们仿佛听见了密茨凯维奇的脚步在走过的声音。我们游览了“朝霞门”，瞻仰了有名的圣母像，它就使我想起密茨凯维奇在他著名的长诗《塔杜施先生》第一章开头处所写的句子：“哦，圣母啊！你显示着奇迹的形象，在维尔诺的尖门上闪着金光！”我们又到过美术博物馆，在那里看到了名画家安德烈奥里的亲笔画稿，英俊的塔杜施和美丽迷人的佐霞的形象活跃在纸上。不用说，在考纳斯（密茨凯维奇的时代称为科甫诺）城里，我也没有放过密茨凯维奇在1819到1823年教过书的中学校和他经常漫步过的那几处近郊青绿的山坡。

这些深刻而又难忘的印象，时常萦回在我的脑海里，当现在把它们写出来的时候，它们又一一重现在我的眼前。

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名字，对我们中国的文艺界和广大的读者来说，也是非常熟悉而又亲切的。

远在1907年当鲁迅还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就曾经写了他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发表在《河南》杂志上。他将西方浪漫主义的诗人称为“摩罗”（意为天魔）诗人，而且将密茨凯维奇，和英国诗人拜伦、雪莱，俄国诗人普希金、莱蒙

托夫，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波兰诗人斯沃瓦茨基等人相提并论。他在介绍了密茨凯维奇的生平和著作之后这样写道：

密克威支所为诗，有今昔国人之声，寄于是焉。诸凡诗中之声，清澈弘厉，万感悉至，直至波阑一角之天，悉满歌声，虽至今日，而影响于波阑人之心者，力犹无限。^①

在此后的许多年代当中，鲁迅还常常提到密茨凯维奇的名字。当他和郁达夫主编《奔流》杂志时，在1929年出版的刊物上，曾发表过孙用根据世界语翻译的两首诗：《三个布德力斯》和《一个斯拉夫王》，石心根据法文重译的《青春的赞颂》（即《青春颂》），还发表了当年4月在巴黎阿尔马广场上建立的密茨凯维奇的雕像。鲁迅在8月11日写的编校后记中说：

A. Mickiewicz(亚·密茨凯维奇)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我曾在《摩罗诗力说》里，讲过他的生涯和著作，后来收在

^① 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第93页。

论文集《坟》中：记得《小说月报》很注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的时候，也曾有过论述。”^①

1935年他在《〈题未定〉草(三)》一文中又写道：

“介绍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即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落了。”^②

从这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鲁迅对密茨凯维奇是如何的推崇和热爱。

就在当时以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为己任的《小说月报》，也开始翻译介绍波兰的文学作品。如沈雁冰(茅盾)在主编《小说月报》时，在1921年10月就出过一本《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他本人也翻译过波兰文学作品。到了1926年10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在郑振铎写的《文学大纲》第三十六章《十九世纪的波兰文学》中，有专节谈到密茨

① 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7卷第185页。

② 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6卷第355—356页。

凯维奇：

真正开始了十九世纪波兰文学的黄金时代的乃是美基委兹 (A. Mickiewicz 1798—1843)，他是波兰最伟大的诗人，与但丁之在意大利，莎士比亚之在英国，杜甫之在中国一样。他的第一部作品《短歌与传奇》(Ballads and Romances)之出现于一八二二年，使波兰文学的罗曼主义期跟了他而开始。他把以前传统的辞藻和题材，都变更了一个面目。……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也不仅是一个先知者，他乃是他国民的一位永久的统治者与领袖。波兰的所有罗曼主义者，大都要经过一个路线，乃是由文学，经国家主义而到宗教。美基委兹却更为崇高，他乃是由文学，经预言，而到实行的。在这个地方，他之指导波兰，乃远在文字与思想之上。^①

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作品，从《奔流》杂志时起，曾被陆续介绍到我国来。甚至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的年代里，在桂林出版的《诗创作》杂志上，也介绍

^① 见1926年10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7卷第10期，并见《文学大纲》单行本第4卷第381—384页。假在《小说月报》发表时，密茨凯维奇的卒年1855年误为1843年。

过他的作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密茨凯维奇的作品获得了更广泛的流传。1950年上海的文化工作社出版了孙用根据英语翻译的《塔杜施先生》（即《塔杜施先生》），同书1953年再版过，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纪念密茨凯维奇逝世100周年，又重印过这本书。1954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用和景行根据英语和世界语转译的《密茨凯维奇诗选》，1958、1959和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过，其中共收了40首诗，包括《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叙事诗《格拉席娜》和《康拉德·华伦洛德》。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景行翻译的《康拉德·华伦洛德》的单行本。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文学小丛书》，又出版了孙用翻译的密茨凯维奇的《歌谣选》。因此孙用是我国翻译介绍密茨凯维奇最早和最有成绩的人。

这样到了“文革”后的1976年，我国才出版了第一本从波兰文直接译成中文的密茨凯维奇的作品，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韩逸翻译的《先人祭》第三部。

当1955年密茨凯维奇逝世100周年纪念日时，我国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上都发表了纪念文章，《译文》5月号上专编了特辑，发表了密茨凯维奇的诗选，其中有景行和孙用翻

译的《致我的俄国朋友们》和《阿尔普哈拉》，孙玮翻译的《统帅之死》、《航海者》、《写在卡罗林娜·雅尼什的纪念册上》、《林中的幽会》、《晨与夜》等诗，还发表了苏联诗人马克西姆·雷里斯基写的论文《波兰人民的歌手》。

在我国出版的研究密茨凯维奇的论著中，1957年有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丁文翻译的吉洪诺夫等著的《关于密茨凯维奇》，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闵凡翻译的波兰雅斯特隆著的《密茨凯维奇评传》。

密茨凯维奇在他的名著《塔杜施先生》的尾声中曾经这样梦想过：

我愿能活到那快乐的一天
这一本书能在乡村中流传，——
纺着麻线，那些农家的姑娘，
低唱的不仅仅是平凡的歌曲；
一个姑娘，她那么爱听提琴，
为了提琴，她忘记自己的鹅，
一个孤儿，像朝霞一样美丽，
在黄昏的时候，赶着鹅归去，——
但愿姑娘们也捧着这本简单的书，
它像民间歌曲的词句一样朴素。^①

① 借用孙玮的译文。